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四二一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21).....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60);	
(b) 秘书长根据大会关于耶路撒冷的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所作的报告(S/814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二十一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星期五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卡拉登勋爵**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21)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60)；
 - (b) 秘书长根据大会关于耶路撒冷的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所作的报告(S/8146)。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60)
- (b) 秘书长根据大会关于耶路撒冷的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所作的报告(S/8146)

1. **主席**：根据以前安理会的决定，现在我准备邀请约旦和以色列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约旦代表 *M. H. 法拉* 先生和以色列代表 *Y. 特科阿* 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讨论提出的问题。

3. 昨晚约旦代表向我们提出邀请鲁希·哈提卜先生到安理会发言的问题，安理会代表已经看到约旦代表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给我(作为安理会主席)的来信[S/8570]，我曾商得安理会全体代表的意见。代表们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同意哈提卜先生向安理会发言。第三十九条规则如下：

“安全理事会可以邀请秘书处成员或其他人员参加会议，如果认为他们是适合于提供情报或在其他方面有助于该会在其权限内审议问题的话。”

假使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请鲁希·哈提卜先生到会发言。

4. 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对程序问题发言。

5.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约旦代表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70]——这封信已在上次安理会会议中宣读过了——约旦常驻代表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被选为耶路撒冷市长的鲁希·哈提卜先生到会发言。主席先生，你表示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邀请哈提卜先生发言没有反对意见。假使我们充分地而且在思想上无保留地使用这一规则，特别是第三十九条，那么，安理会应该清楚地了解到

哈提卜先生是作为当选的耶路撒冷市长而被邀请到会的。我重申这是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它清楚地指出：“安全理事会可以邀请秘书处成员或其他人员参加会议，如果它认为他们是适合于……。”在我的代表团看来，“适合于”这一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甚么我们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6.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讲话，但是他既然提出了程序问题，我想我或许应该对他答复。我自己不认为安理会对这个问题有必要或值得予以宣告。我在同安理会全体代表商谈以后，大家一致同意根据第三十九条规则邀请哈提卜先生；这就是说，安理会“认为他是适合于提供情报或在其他方面有助于该会在其权限内审议问题的”。我以为这规则在各方面都很清楚，因为它是提到邀请“秘书处成员或其他人员”。

7. 按照那条规则，我向安理会提出磋商并得到全体代表的赞同——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提议照此进行。除非是有人反对，否则，我将邀请哈提卜先生列席发言。

8. 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9.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我在这个次要问题上再次发言，对被选的耶路撒冷市长哈提卜先生迟迟不能向安理会发言，使我感到遗憾。可是，主席先生，我的代表团没有能充分领会你刚才讲话的全部含义。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决定邀请哈提卜先生，因为他是被认为适合于讲述耶路撒冷问题和提供耶路撒冷情况的人。他之所以适合，只是根据我们知道的和在文件 S/8570 中已经提到的事实，即哈提卜先生是耶路撒冷被选的市长。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他这位具有被选为耶路撒冷市长资格的人。我深信安全理事会的全体代表按照他们过去处理这类问题的丰富经验和客观态度，也将和我们代表团一样地承认，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他发言，因为他具有被选为耶路撒冷市长的资格。

10. **主席：**我总是恭敬地听取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特别是讲到安理会的议事程序问题。他讲到

程序问题，这个问题既经提出，我便要根据规则进行裁决。我提出的裁决，就是邀请哈提卜先生向我们发言。正如我所讲的，我曾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经过协商，现在按照协商结果，建议邀请哈提卜先生列席会议，除非我的裁决遭到反对。

11.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你最后的发言十分清楚。你很明白地表示哈提卜先生是以他被选为耶路撒冷市长的资格而就要被邀请到会发言的。

12. **主席：**请苏联代表对程序问题发表意见。

13.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愿表达以下意见。当你的代表和我的代表团磋商时，问题发生在哈提卜先生是否将以耶路撒冷市长的资格被邀请到会。他现在并不担任其他职务。我们邀请他，是基于这样的谅解，即哈提卜先生是以耶路撒冷市长的资格向安全理事会发言的，特别是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第二二五三（ES-V）号和第二二五四（ES-V）号〕声明了耶路撒冷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假如哈提卜先生是以一个私人名义来到这里，那就不发生邀请的问题了，但他是以耶路撒冷市长的资格列席会议的，而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是根据这种假定来商讨他参加会议的资格的。所以，无论你是否那样讲，我们的了解是：他将以耶路撒冷市长的资格到会发言。

14. **主席：**本安理会产生了两项程序问题：首先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提出的，现在是苏联代表提出的。因此，我更有必要进行裁决。我要把有关规则再次宣读，并说明我的裁决。若无反对意见，就照此进行。有关的规则是规则第三十九条，我已在安理会引用过了。规则原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可以邀请秘书处成员或其他人员参加会议，如果认为他们是适合于提供情报或在其他方面有助于该会在其权限内审议问题的话。”

15. 在接到（约旦方面的）申请和进行磋商以后，我的裁决是，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就应邀请哈提

卜先生到会并对我们发言。现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表意见。

16. **夏希先生** (巴基斯坦)：哈提卜先生列席会议是否适合的问题既已发生，我的代表团有必要予以说明。安理会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考虑哈提卜先生为适合的人，其理由是因为他是被选出的耶路撒冷市长，这是无可置疑的。

17. 苏联代表刚才引用联合国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耶路撒冷的两个决议，这些决议宣布：废除一切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措施，并不准有任何改变它地位的进一步行动〔第二二五三(ES-V)号和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

18. 按照这些决议，以及根据哈提卜先生是耶路撒冷被选出的市长这一事实，我不明白为甚么在说明安理会同意邀请并听取耶路撒冷市长哈提卜先生发言竟有这样困难。

19. **主席**：我认为巴基斯坦的代表也提出了程序问题，所以我有必要重申我的裁决并付诸实行。在本安理会内提出程序问题时，我有责任予以裁决。

20. **察托尔道伊先生** (匈牙利)：我们已经等得很久了，为的是能够详细地讨论耶路撒冷问题。我的代表团对约旦代表团要求耶路撒冷市长鲁希·哈提卜先生到会说明事实真相，表示感谢。我以为假使能让尊敬的耶路撒冷市长以他市长的资格到会发言，这将大有助于用客观的态度来审议这个问题，并使我们的讨论更有价值。

21. 因此，我的代表团愿意强调我们安理会工作中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我的代表团也完全支持阿尔及利亚、苏联和巴基斯坦等国代表所发表的意见。

22. **主席**：为了回答已经提出的程序问题，我愿再次重申：程序问题一经提出，我必须作出裁决。安理会代表们发表的意见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而安理会每个代表都可以有他自己的看法。在讨论程序问题时，也可能提出实质性问题，但在现阶段，我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在这问题上继续讨论下去。

23. 现在我们不谈实质性问题，我们只谈议事程

序问题和提出的程序问题。假使我们现在能以按照我的裁决来邀请鲁希·哈提卜先生到会对我们发言，我相信这对我们的工作和对我们邀请的人的尊敬都是很有益的。

24. 这是我已经提出的裁决，我相信这是根据我们过去的做法，也符合我们议事规则中明确的规定，我提议就照此进行。

25. **布阿图拉先生** (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同意你刚才的发言和你对安理会代表提出不要再在程序问题上继续讨论的要求。顺便提一下，这本来不是什么程序问题，因为我的代表团从来没有提出任何程序问题的意图。

26. 考虑到，正如你自己指出的，我们应该尊敬那位对帮助解决安理会所面临的耶路撒冷问题是“适合的”人；考虑到这位适合的人能给我们提供十分宝贵的情报，并且我们知道，他能帮助我们考虑我们权限内出现的问题；也考虑到这个事实，就是你要作出的裁决或许被某些人认为创立了危险的先例，从而和主席裁决此举的明智相抵触；还考虑到另一事实，即我们是按照规则第三十九条来邀请安理会认为是适合的人——鲁希·哈提卜先生之所以是适合，是因为他是当选的耶路撒冷市长；除此而外，他在什么方面可以被认为是适合的人呢？——考虑到以上种种，主席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方面要作出裁决，而在另一方面又不能为了我们共同寻求的协调而把各代表团，包括我的代表团，提出的补充建议合并在一个决定之内。

27. 主席先生，我确信，你总是被力求客观这一愿望指引着的，同时，你也有意使主席裁决一举将来不致被人滥用。这些愿望使你和其他代表把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恰当地、毫无保留地使用起来。

28.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的态度，以及他所表达的希望。他希望我们一致地进行讨论，并且要尊重任何有资格被邀到会向我们介绍我们所要听取情况的人。我认为除了那位被我们邀请讲话的贵宾外，再没有一个人更有条件、更适合的了。因此，我提议依照我由于发生程序问题而提出的裁决，就邀请

鲁希·哈提卜先生列席会议向我们发言。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向我们说明他为甚么到会以及凭什么资格来提供我们需要的情报。

29.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我非常遗憾，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中为了考虑程序问题花费了这样多的宝贵时间，对这个问题我们当初不认为有甚么争论或引起误解的。主席先生，你刚才讲过，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人比鲁希·哈提卜先生更适合的了。他为甚么是适合的呢？在安全理事会里，有些事我们阿尔及利亚的代表不够清楚。我们总以为一个人之所以适合是由于在某一领域里他具有经验，由于他有才能，或者由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或他所从事的职业。

30. 我们邀请鲁希·哈提卜先生发言，因为安全理事会认为在对我们面临的耶路撒冷问题上，他是适合的人。对此，我们没有分歧意见。假使他是适合的，这是因为他是耶路撒冷的当选的市长。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理由，假如有的话，我们代表团倒很想知道。

31. 在我上次发言中，我试图说明我的代表团并不是提出程序问题，而仅是表示一种意见。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希望主席先生由于你的明智能够采纳，或提交安理会考虑。我们作这个建议只是想对主席所认为必须作出的公平而适当的决定加以补充而已。

32. 主席先生，我的代表团本着对你的尊敬，要坚持就下列一事清楚地、没有误会或争论地、并完全一致地加以说明，即安理会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鲁希·哈提卜先生以他耶路撒冷市长的身分对安理会提供情况，并当安全理事会考虑在它权限范围内所要审议的耶路撒冷问题时，对它给予帮助。主席先生，你会注意到我是完全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办事的。

33. **察托尔道伊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我的代表团认为我上次发言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而是说明议事程序，目的是为了促进谅解，以便安理进行工作。当我们谈论程序问题时，很难避免那些和问题的实质有关的字眼。事实上，第三十九条中就有涉及到所讨论的问题实质的一些字眼。它提出资格问题，它提出情报问题，它又提出本安理会审议事件的问题。我当时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我

提到搜集情报的办法，也提到耶路撒冷市长的资格问题，他能给我们提供最有价值的情报，以便安理会进行工作。第三十九条规则明白地提到列席安理会人员的资格，因此，我认为可以把这个资格加以说明并明确地表达出来。我还认为，说明今天列席安理会是耶路撒冷的哈提卜市长，这样做是十分恰当的。

34.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依我看，你耐心地申述了对一位极为卓越的人士发出邀请。我认为他来到这里和我们会晤不会对任何代表团或会议里任何人的地位有所损害。你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是立即邀请他就我们所愿听的事件和希望得到的情况向安理会发言。先生，我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你最明智的、机敏的提交安理会的办法来进行工作，我希望我们能这样做，而不再拖延。

35. **主席**：我感到遗憾，我们还没有能使我们面临的问题有何进展。我曾和安理会全体代表磋商，为的是力求避免拖延并避免对我们贵宾的失礼。假如我和安理会代表们谈话时没有把我向他们提出的问题阐述清楚，那么，我只能向他们表示歉意。但是我是十分明白地向安理会全体代表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要请鲁希·哈提卜先生向我们讲话；据我了解，所有有关方面的答复是，他们同意我所提出的建议。就在这个基础上，我来到安理会并希望我们可以立即听取哈提卜先生的发言，我希望我们就立即这样做。

36. 我要很恭敬地向安理会代表们提出，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值得在实质问题上或在代表权问题上企图得出结论。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把邀请鲁希·哈提卜先生来这里这一提案交给我们。我们一致同意听他发言。我们很清楚他具备的资格；否则我们就不会一致欢迎他并听取他发言了。

37. 为了所有有关方面的最大利益，也为了对我们今天要邀请发言的人表示敬意起见，我要向安理会提议我们应当不再拖延邀请鲁希·哈提卜先生和我们坐在一起并向我们发言。今天下午安理会的每个代表都要恭敬地听他讲话，安理会的每个代表对他所提出的问题，对他的说明，以及对他到会的理由，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我们的意见能够一致并且向前迈进。除了努力求得一个结论并前进

之外，我没有其他办法。所以，除非还有人反对或提出异议，否则我就要立即发出邀请了。

38. 既然没有反对意见，我就以安理会的 名义邀请鲁希·哈提卜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我们发言。

应主席邀请，鲁希·哈提卜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9. **哈提卜先生：**主席先生，我向你和安全理事会全体代表以及你们所代表的人民和政府，并通过安理会向所有热爱圣城者表示敬意。

40. 我以耶路撒冷的名义和作为被选出的市长所代表该城居民的名义，向你主席以及安理会，为你们在今天使我有机会得以在你们面前发言，并对自从以色列占领以来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和该城的悲惨情景提供第一手真实材料，表示感谢。

41. 在我开始之前，请允许我马上说明，我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家，我也不敢说在政界有甚么经验。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我有必要说明我过去的活动是集中在公共事业方面，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公共事业：起初，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我当了市议会的议员，然后在最近十年中，我担任该城的市长。

42. 我在耶路撒冷住了五十四年，而我的家族则一直住了八百年之久。这就是我被驱逐出去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这种驱逐，才使我今天得以来到你们面前。

43. 今天我提出的报道是摘自我自己的笔记，而这个笔记是在以色列占领后的九个月中当我在该城的时候设法记录下来的。至于上月的消息，那是我暂时居住在安曼时从来自耶路撒冷的各种可靠的中立方面搜集来的。

44. 首先，我要从以色列占领的第一周讲起，并把该周情况综述如下：以色列当局一开始就在耶路撒冷城内城外，在各个地方，在清真寺和教堂，到处制造恐怖，同时占领大型建筑物和旅馆，抄查住宅、商店和汽车房，任意抢劫、虐待稍有表示不满现状的人，用严厉的、蛮横的措施将居民从他们家里集中起来，

不管年龄和性别，要他们站立许多小时，并且无缘无故地把成千上万的人无定期地关进牢房。总之，以色列人总在制造恐怖，迫使人们离开那里。

45. 当他们占领了一周的时候，以色列当局展开了新的战役。这次战役指向建筑物和住在马格拉比区的居民。这个区属于北非穆斯林的各种社团，包括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居民。在这里，以色列人把一百三十五所穆斯林沃克夫——穆斯林基金管理会——的房屋夷为平地。穆斯林沃克夫是以一个备受尊敬的北非虔诚的穆斯林宗教领袖叫做“阿布·马德伊·安·朱斯”来命名的。那里的房屋在两天内统统被破坏毁灭了。这时正值一天戒严十八个小时的期间，那些可怜的居民接到通知后，只有两个到三个小时进行搬迁。可怜的居民给弄得手足无措，很多人只能拿出他们所能随身带走的东西——而且只有没有小孩需要照顾的人才能这样。我和市议会通过跟我们联系的部队联络官，发出紧急呼吁，但没有得到反应。惊慌失措的居民流散在附近的大街小巷，有些人在后一阶段才在邻近村庄里找到了避难所。这次战役中受害的有六百五十人。在被毁坏的建筑物中有两座小清真寺。几天之后，就在上述建筑物很近的地方，一个阿拉伯人经营的一座现代化的塑料工厂被以色列武装部队烧毁了。要赡养两百个家庭的两百个工人都失业了。直到我被迫离开这个城的时候，据我所知，对厂主没有给予任何赔偿。同样，以色列当局继续占领了许多大型建筑物，包括招待游客的旅馆，他们掠夺其中的东西，并使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46. 在第二周，以色列当局和犹太宗教团体指挥第三次战役，进攻阿克萨清真寺西墙附近地区的居民，这西墙是众所周知的“哭墙”，在法律上确是穆斯林的财产。那次战役后来扩展到穆斯林区中心的很大部分，还有一些是旧犹太区内保留下来的房屋，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阿拉伯人的财产。那个区域的居民约有六百五十户，大约三千个居民接到了以色列宗教团体的通知——这项通知后来为军队当局确认——限定最多在三天内一律撤出。那些可怜的人群被迫离开。这使该城满布愁云，并使备受痛苦的居民分外悲伤。这时阿拉伯市议会仍旧坚持工作。它再次提出呼吁，但

是以色列人置之不理。这批居民的悲惨命运和前一
批居民不相上下。

47. 到了第三周周末,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的地位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以色列议会用通过一项非法法令的办法,使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的地位归于毁灭。法令宣布阿拉伯耶路撒冷并入以色列。那项法令继续违反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和十四日分别通过的 第二二五三(ES-V) 号和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一天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以色列内政部部长无视阿拉伯市议会的合法存在。并违反阿拉伯居民的意愿,在以色列议会的前一项法令的基础上,颁布了另一项命令,把耶路撒冷两个部分的都市规划区合并在一起。

48. 次日——即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以色列部队完成了他们的计划,并发布了一项军事防御命令。命令要求解散阿拉伯市议会,并解除市长和市议会议员的职务。这项命令是通过紧急的、戏剧性的方式向我们中少数人传达的。——即把我们从家中集中到以色列部队占据的一个旅馆房间里。在那里,以色列副军事司令用希伯来文宣读了命令的内容,同时由他们的军事联络官进行翻译。出于我们的要求,当场由同一联络官准备了一份阿拉伯文的译本交给我们。我还保存着那个文件。那是一个影印本,标为证件一号,现已提交安理会。它的译文如下:¹

“我以以色列国防军的名义,向鲁希·哈提卜先生和耶路撒冷市议会的议员们宣布,市议会自即日起解散。所有市政府各部的工作人员,包括行政和技术人员,在他们提出职业申请书交由耶路撒冷市政当局决定他们的工作之前,均作为临时雇用的人员使用。

“我以以色列国防军的名义,要求市政府的工作人员继续为本城居民的需要而服务。

“从以色列国防军进驻起直到今天这一过渡时期中,鲁希·哈提卜先生和市议会议员们曾给予种种帮助,我对此表示感谢。”

¹见文件 S/PV. 1421/Add. 1.

49. 文件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该文件是由耶路撒冷副军事司令亚库布·萨拉曼宣读,并由部队联络官戴维·法尔希翻译的。

50. 我们受到了威胁。我们当时对以色列人的这种措施不能表示任何反抗,只好劝说工作人员为了居民的福利和维持城市秩序,继续供职。

51. 在这方面,我必须说明,阿拉伯市议会和我自己从以色列人占领的第二天起,对于尽快地重新行使我们的职责是不遗余力的。我们设法使环境卫生和水电供应方面的业务都纳入常规,使商店复业,特别是使所有居民能在附近得到食品,我们不顾一切困难做到了这些。

52. 阿拉伯市议会、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各种阿拉伯群众团体及宗教代表们对以色列的破坏措施表示反对,并提出了书面抗议。他们的备忘录原件已提交以色列军事当局。一九六七年八月,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埃内斯特·塔尔曼先生在耶路撒冷会见我们代表时,曾把副本交给了他。这些备忘录的原文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塔尔曼先生给秘书长的报告[S/8146]中可以找到。那些备忘录的全文也包括在题为对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反抗的这本阿拉伯文的基本文件之内。现附交这本小册子的英文本一份,标明为证件二,²供安理会参考。

53. 自从行使那些破坏措施以来,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局势日趋恶化。以色列当局不断地采用一个又一个精心策划的措施,并迅速执行。使人很担心的是,以色列的法令想必会引起阿拉伯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更大的憎恨,想必会激起穆斯林和基督徒世界对这类措施的反感。同样使人担心的是,它将会阻挠雅林先生的使命,并使中东的局势火上加油。

54. 以色列当局对亵渎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圣地不闻不问,并准许犹太人在祈祷时进入圣地。这种毫不尊敬的态度大大地触犯了两教信徒的宗教感情。

55. 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圣地都遭受多次亵渎,这是我们所罕见的。例如世界上最大最圣洁的教堂之一,即圣墓教堂,遭到无耻盗窃,在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

²见文件 S/PV. 1421/Add. 2.

上的地方，圣母马利亚的雕像上镶有钻石的无价冠冕已被盗窃。神父们受到以色列犹太人的蹂躏、侮辱和虐待。类似这些行为在约旦的统治下是不会发生的。

56.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以色列军队的拉比戈伦陆军准将和他的警卫及其他犹太人带着拉比的法衣和祈祷书登上了岩石殿区。他们在欧麦尔区清真寺的界内做了长达两小时的祈祷，这样就侵犯了一个最受穆斯林尊敬的圣地。以色列的宗教部长在另一次宣布了那个穆斯林清真寺是犹太人的财产，并说他们迟早要在那里重建犹太庙宇，为夺取和破坏麦加以外的穆斯林第二圣地即岩石殿制造可乘之机。为了要建立犹太人的祈祷中心，在清真寺区附近，属于伊斯兰沃克夫——伊斯兰的一个宗教机构的房屋，如前所述，已被毁坏了。凡是穆斯林阿拉伯人的财物，都成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东西。

57. 一九六七年八月，以色列军没收了阿克萨清真寺一个大门的钥匙。他们给犹太的参观者开了门，或者，更准确地说，让犹太人去破坏和亵渎圣物。当参观阿克萨时，以色列人一定要看穆斯林的祈祷，因此就打扰了祈祷的人们。穆斯林宗教当局对以色列人这种行为提出了抗议，但是以色列当局竟置之不理。那个大门的钥匙至今仍在以色列人的手上。

58. 在城墙内，一所穆斯林沃克夫所属的女子学校已被犹太教者没收，并改成犹太宗教事务高级法院。穆斯林基金管理会的负责人又提出了抗议，但是毫无用处。这样，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财物又一次成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东西。

59. 在以色列合并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以后，以色列市政当局和以色列各部办公室开始使用以色列的法律和规章，并要求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遵守和服从那些法律和规章。以色列货币、关税、消费税和所得税、交通、电话费、市政税和附加税都强加于阿拉伯人身上。他们在阿拉伯学校里施行希伯来学校的课程。所有使用的法律中，最恶劣的是一项叫做“在外者财产法”。这项法律使以色列当局有权剥夺阿拉伯在外者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所谓“阿拉伯在外者”，包括了那些凡在一个阿拉伯国家工作的人或在一九六七

年六月五日以后的逃亡者。那种非法的手段吞没了该区域的阿拉伯人的许多财产，同时也是企图用来扫荡巴勒斯坦人和消灭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法之一。

60. 以色列内阁最近做出一项决议，把一所收容耶路撒冷及其附近村庄的病人的新建的阿拉伯医院充当以色列警察总署。

61. 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大部分是依靠经营旅游业为生的。二十年来，他们建立了五十多座旅馆，发展了一批旅行社、纪念品工业和几百辆旅游汽车、普尔门式的长途汽车，雇佣了两千名以上的职工。建筑工业及其所有分部也都在发展着，招募了约六千名职工。其他工商业雇佣了约四千名职工。但是，战争产生了种种影响，阿拉伯银行关闭了，银行的现款被没收了，以色列当局对银行的复业强加了不堪忍受的条件，外出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现金投资和存款停止了，旅游业不断缩减了，耶路撒冷的机场封闭了——所有这些因素使得阿拉伯人的就业人数降低了百分之五十以上。阿拉伯的投资者和雇员都严重地受到损害，后果是严重而危险的。所有这些经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是，八千多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城市——耶路撒冷——去到约旦河对岸。

62. 更有甚者，在占领耶路撒冷后差不多一个月内，城里的商人就卖掉了他们的货物。以色列的贸易规定，强迫他们在买进新货时，必须大部分限于以色列生产和制造的东西。他们觉得自己被置于以色列国民经济的大伞之下，不由自主地和以色列的扩张政策绑在一起。阿拉伯人的财产和资金正在以色列人的规章的汪洋大海之中被吞并、消失了。正是由于这些和其他措施，阿拉伯人深感不安的是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正处在危险之中，而危险和扩张的更多迹象就要到来，即阿拉伯人的一切都将成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东西。

63. 我谨递交两份新以色列规划的影印本。这是于去年三月初在耶路撒冷透露和散发的。³

64. 标明为证件三的第一份规划是一份耶路撒冷北部的勘察规划。规划图的中心有涂黑的一块，表

³见文件 S/PV. 1421/Add. 1。

示以色列人已经选用最近掠夺到的阿拉伯土地来建立第一个以色列市区的第一块地方。

65. 标明为证件四的第二份规划,是即将建设第一个以色列市区的地方的城市规划方案,这是你们容易识别的。规划中标明了道路、空地和各个建筑单元。那两个规划是从一份用希伯来文写的以色列官方小册子中抽印出来的。我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否为了占领区内阿拉伯人和其他人的方便另有阿拉伯文或英文译本。可以肯定的是,这份出版物原来是用希伯来文发行的,目的只是为了以色列人而不是别人的方便。文件详尽地叙述了如何设计住房、如何分配住房地基,以及如何用长期低息贷款来建造住宅单元。文件清楚地说明,每块住房地基的价格是微不足道的。文件的另外一处是申请书格式的举例和关于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底以前完成必要手续的可能性的意见。

66. 所牵涉到的土地是阿拉伯耶路撒冷内阿拉伯土地和财产的主要部分。以色列人在军事占领的压力下夺取了这些土地。这些土地之所以是“夺取的”,是因为这些牵涉到的土地,是远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就按照以色列当局发布的所谓“土地征收法”从合法的所有者手里夺取和没收过去的。我向你们提交这个法案的一份副本作为规划的一个附件,上面标明为证件五。

67. 被夺取的土地面积是三千三百四十五个杜努姆——一个杜努姆等于一千平方米——大约等于八百四十八英亩。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安全理事会开会期间,以色列代表声称:

“重建计划内牵涉到的土地大部分不是阿拉伯的——,而是犹太人的和公管区的。〔第一四一六次会议,第88节。〕

他进一步声称:

“土地证恰恰是在耶路撒冷,而不是在安曼。”
〔同上。〕

另一方面,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当局又说了另外一个谎话。他们说:“这个区域的三分之一是属于犹太私人,三分之一属于约旦政府,其余的三分之一是阿拉伯私人 and 团体所有。”

68. 以色列的两个声明都是没有根据的,肯定是假的。耶路撒冷土地登记局的正式档案(该档案的同样副本现在安曼和伦敦保存),无可置疑地证明了犹太的组织和个人所有的土地不超过二百五十个杜努姆,即不到被夺取的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约旦政府只有不到五十个杜努姆,这就远远少于百分之一。至于其余的三千个杜努姆以上的土地——约占百分之九十一——属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私人、家庭和企业。

69. 以色列夺取了这些土地是为了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住宅区。最初的设计是占用六百个杜努姆,用来建造约二千五百个住宅单元。据称,建设工程很快就要开始。

70. 现在的以色列的计划显然是以色列扩张主义规划的一部分。这个规划企图筑起一条犹太人住宅地带,从西耶路撒冷的犹太区的周围向东北方延伸到阿拉伯土地和住宅区的中心,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设置一道围墙或堤岸,把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与他们住在邻村和耶路撒冷以北的其他阿拉伯城镇的同胞隔离开来。这个计划将使阿拉伯人已经准备了好几年的阿拉伯发展规划宣告作废。

71. 这个规划和征收土地的示意图,现一并提交,作为证件六。

72. 以色列人的计划也是企图把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这最终将使阿拉伯人口从而减少,为以色列引入新移民提供机会,并在不多几年内,使犹太人口在阿拉伯耶路撒冷成为多数。

73. 新的以色列区的建设和准备随之而来的其他类似市区的建设,证实了阿拉伯人的焦虑和不安是有根据的,就是说,以色列领导人正在计划和进行着扩张。这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他们一贯地口中讲和平,只不过是为他们真正的扩张意图打掩护。正如时间和事实已经证明了的,这真正是一个伪善的诡辩。

74. 这个以色列的计划,如同他们的其他计划和企图一样,是最具有压迫性的。许多地区爱好和平的人们为了争取本区和平而正在进行的尝试和努力都被毁灭了。事实上,它阻挠并破坏了联合国代表雅林先生的使命。

75. 以色列的计划无可怀疑地进一步表明,以色列的目的在于破坏任何公正的解决办法,尽管它的领导人反复陈述他们是与雅林先生合作的,是支持他的使命的。

76. 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强烈抗议以色列人掠夺他们的土地,谴责以色列的措施违背了联合国决议、国际法和日内瓦公约。⁴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他们向以色列当局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对土地的没收提出抗议,并要求撤销没收土地的措施。他们还向驻耶路撒冷的外国政府的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雅林先生,递交了该备忘录的副本。现将该备忘录的副本,作为证件七,提交你们。

77. 另外,被没收的土地的所有人也提出同样抗议。他们完全拒绝对土地的没收。现将他们的抗议一份,作为证件八,提交给你们。

78. 我们认为,以色列建筑住房的计划和以色列人坚持尽快实现这一计划,是一个极为狂妄的行为,其目的是在于漠视和诬蔑联合国的决议,并严重地侵犯阿拉伯居民的公民权,事实也正是这样。它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对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权益的侵略行为。

79. 在这个计划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以色列所精心策划的、坚定不移的政策,是旨在改变耶路撒冷的面貌和特征,并巩固以色列的领土扩张主义的收获,这种收获是由侵略得来的,这是安理会已经知道了的。

80. 昨天的军事检阅是指向我们的心脏和联合国威信的又一把利刃。耶路撒冷的每个阿拉伯人都感到威胁,要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了,而阿拉伯耶路撒冷的每个居民只有一种选择:要么留下来过着苦难和被压迫的生活,要么离开。

81. 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对这次检阅提出强烈抗议。现将他们的抗议书副本一份,作为证件九,提交给安理会。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妇女们举行了抗议和示威。她们的示威游行被以色列武装警察驱散了。她们的抗议书副本一份,连

同她们遭受以色列警察虐待情况的一套九张照片,已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由约旦的常驻代表法拉先生提交给安理会[S/8568]。

82. 最后,但也是重要的一点:以色列当局拒绝履行安理会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一致通过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该决议要求以色列政府保证军事占领区居民的平安、福利和安全,并促使在敌对行动发生后外逃的居民返回家园。

83. 所有上述的以色列的各个措施,如褻渎圣地,征用和并吞阿拉伯人的财产和土地,没收所谓在外者的财产,不准阿拉伯人返回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住房,逮捕和任意拘留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违背许多耶路撒冷的高级官员的意愿,硬把他们驱逐出境,炸毁阿拉伯人的住房,并把它们夷为平地,在耶路撒冷市内和周围建立新的犹太移民点,把沉重的经济负担强加于人——所有这些行动和措施都是最具有压迫性的。其目的是改变耶路撒冷的面貌和特征,使阿拉伯人的东西都变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东西,并使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变为少数。只要以色列对我们的圣城和阿拉伯领土的占领继续一天,这些以色列的非法行径也就将继续一天,而且会变本加厉。所谓的“以色列的土地运动”要求在他们所称的“解放区”内优先建立犹太移民点。这个运动的口号是:“只要我们占领和建设那块土地,那块土地就是我们的。”这正是以色列政府悄悄地干着的勾当。

84. 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坚决地宣告,他们反对以色列占领当局已经施行的一切措施,并反对那些当局认为是不可申诉或改变的“既成事实”,即在以色列统治下,耶路撒冷城的两个区“合并”为一。他们向全世界宣告,这种在行政措施外衣的伪装下的合并,是在违背他们的意志和愿望的情况下付诸实施的。

85. 我们认为,以色列的并吞、没收以及在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犹太移民点等措施都是极端的侵略行为,其目的是要漠视和强烈侵犯阿拉伯平民的权利。事实也正是这样。

86. 阿拉伯人仍然是信任联合国的。但是,这种信任能够继续多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⁴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签订的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

87. 主席先生，安理会的代表们，谢谢你们。

哈提卜先生退席。

88. 察托尔道伊先生（匈牙利）：在我开始就在所讨论的题目发言之前，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来向你的前任即苏联的马立克先生，表示敬意。关于马立克先生在他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主持会议的值得学习的方式，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在同行们的赞词上实在也难以添加任何东西了。让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他所表现的能力、忍耐和公正为未来的安理会主席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

89. 现在，我想说几句话来欢迎你，先生，欢迎你担任了这个重要职务。你的政治家的高贵品质，你的不断显示出来的雄辩的才能，再加上卓绝的幽默感，我相信一定会帮助我们在我们面临的艰巨工作中获得成功。

90. 在目前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耶路撒冷市长哈提卜先生能够来联合国给我们提供关于耶路撒冷形势的第一手材料，我代表我的代表团表示满意。这对我们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贡献。我们对他的重要而明了的发言感到非常满意，他本人的沉着从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1. 匈牙利代表团对于耶路撒冷问题，在不同场合已经发表了看法。最近一次发言是在安理会第一四一七次会议上。我们已清楚地说明，耶路撒冷的地位是由一个国际文件即全面停战协定规定的。这个协定除非被约旦和以色列这两个签字国所修改或废除，否则，仍属有效。我们也指出，协定中没有单方弃权的规定。

92. 以色列已经走上了单方面否认停战协定的道路，所以，它不是以善意在行动的，而是违反了协定的条文和精神。遗憾的是：以色列这样做，却得到了一个大国的支持，而该大国的领导人不久以前还公开地宣称，他们主张维护一切中东国家的领土完整。

93. 以色列为了使耶路撒冷的地位产生它所需要的变化，使用了武力。以色列就是用战争的手段企图实现并吞阿拉伯耶路撒冷。这不是联合国宪章的途

径；这是一本广泛流传的美国著作所称的“现代斯巴达”的途径；这是一种军国主义统治的途径，它一心想用赤裸裸的武力把领土变更强加给邻邦。这是与我们联合国组织的会员国身分不相容的一种途径。

94. 当人们要求以色列政府解释它对于邻国的领土完整、即对阿拉伯耶路撒冷的不合时代的态度时，它提出了至少三方面的理由。第一，它说，约旦对阿拉伯耶路撒冷没有主权，因为如它所说，约旦是通过军事征服而获得对阿拉伯耶路撒冷的统治的。当人们想到以色列以完全同样的理由提出对阿拉伯耶路撒冷的主权时，人们就会感到惊异，因为这种言论是缺乏一致性的。

95. 在否定约旦对耶路撒冷的主权时，以色列实际上是在企图破坏一个永久的国际协定，即全面停战协定。以色列还争辩说：由于耶路撒冷是两千年以前所存在的一个国家的首都，以色列按历史根据早就获得了对耶路撒冷的主权。以色列显然希望我们严肃地考虑这个理由。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不是一个理由？对于在犹太国以前或以后统治耶路撒冷的其他民族，我们怎么说？把以色列选为该城的所谓合法的主人，其标准是什么？以色列是否准备应用这种标准来决定其他领土的地位？假如这种标准被用来决定现代国家的领土，那么对于所有——我重复说所有——国界将会发生些什么事件？或许，以色列的意图是不是，一套规则适用于以色列，而另一套规则适用于一切其他的主权国家？我们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足以看出以色列的主张的全部涵义。

96. 以色列为其论点辩护而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它对于阿拉伯耶路撒冷情况的批评，这种情况据说在六月侵略以前是存在着的。它提出的这种说法是为它自己辩护，是没有根据的捏造。再者，这种议论方式首先就是干涉另一个会员国的国内事务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我们的辩论过程中，以色列代表越来越多地采取了这种手段。

97. 他显然在希望别人与他不同，他希望别人会尊重联合国宪章，并且避免列举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人物的歧视、压迫和暗杀的许多极为常见的实例。

98. 但是，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所谓的理由。以色列政府的意图是不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如不满另一个会员国国内的情况，就有权并吞那块领土，以改善这些情况？以色列是否承认别人由于同样理由有权侵入其他国家，或者是否说，只有以色列才能享有这一种特权？我不认为这些问题需要任何回答。

99. 最后，以色列主张，耶路撒冷是属于它的，因为，如以色列代表于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安理会会议上所说：“三千年来，耶路撒冷一直是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焦点。”〔第一四一六次会议，第91段。〕

100. 在答复时，我想引用法国代表的发言。他讲到耶路撒冷时，正确地说：“主要之点仍然是主权问题。”〔第一四一七次会议，第51段。〕

101. 关于此点，我不得不说几句话，就是以色列代表企图把这个安理会变成为一个宗教论坛。我们曾经多次听到以色列代表说，他代表犹太人讲话，讲到犹太血统，等等。我觉得这些话在这个安理会里是绝对不适当的。我们在联合国组织内不代表宗教。我们所代表的是许多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居住着多种宗教或其他信仰的人民。没有人有权在这里代表宗教讲话，特别是假如某些宗教团体的成员具有（实际上他们确实具有）不同的国籍。

102. 这样，我们明确地驳斥了以色列代表企图代表他所谓的“犹太民族”在这里讲话。只举一个例子：匈牙利代表团，而且只有匈牙利代表团，有权在这里代表具有犹太教信仰的匈牙利公民讲话；别的人都没有资格来霸占我们的这种权利。我还可以说，我的代表团完全不知道有哪些别的政府曾授权给以色列代表来代表它们信仰犹太教的公民。

103. 以色列代表在这里讲话是代表以色列国，而不是代表一种宗教。我们不当从中世纪的宗教偏见的立场来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在谋求和平中必须应用国际生活的一般准则，国际法，条约和协定，其中首先包括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而对这一特定事件，我们还必须应用停战协定、人权公约等等。

104. 以色列所提出的显然错误的理由是为其对

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侵略政策作辩护的。这一点我已经讨论了，现在出现的自然是下列问题：需要采取哪种途径来找到中东危机的政治解决办法？美国代表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在安理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需要的是：

“不应片面地想到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某些决议，而不顾其他决议；和解、公正和宽宏是必需的。”〔第一四一八次会议，第92段。〕

105. 我不得不询问：当一九四一年美国——不是阿拉伯国家——是偷袭的受害者时，美国政府是否认为当时需要考虑的是和解、公正和宽宏？当日本侵略者占领它的领土并对它的人民实行恐怖统治时，美国是否实施公正和宽宏？大家知道，美国并没有这样做。正相反，它抵抗侵略者。关于此点，人们不禁要问：当一个会员国受到攻击，而且它的领土被占领时，联合国宪章在哪个地方要求公正和宽宏呢？其他会员国的责任是号召向侵略者投降呢，还是给侵略的受害者以帮助呢？假如我们试图本着某种虚假的公正精神把侵略者与受害者一样看待，这有什么好处呢？

106. 我们希望美国，作为本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遵守安理会的决议。美国投票赞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这个决议内容包括要求以色列占领军从战时所占领的土地上退出。

107. 假如美国不为以色列侵略者辩护，而运用它的巨大影响来支持一切中东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美国将给中东的和平和安全以巨大的帮助。美国应当使以色列感到必须遵守我们的决议，包括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而不去支持以色列继续占据他人的土地和侵犯占领区的人民的人权。

108. 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以色列违反停战协定、联合国大会第二二五三（ES-V）号和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以及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安全理事会第二五〇（一九六八）号决议，在耶路撒冷组织了挑衅性的军事检阅，从而引起问题，使安理会一直因之而忙忙碌碌。昨天，安全理事会作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实际上就是谴责以色列无视安理会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一致通过的决议，而于一九

六八年五月二日举行了军事检阅。这次检阅不过是以色列蔑视我们联合国组织的一系列行为的最近一次。这再一次说明了以色列的一贯政策，即把自己置于所有国家的法律之上。以色列作为本组织的会员国，继续从中获得利益，而不承认由此而来的任何义务。

109. 以色列不遵守联合国决议的政策，或许最明显地表现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政策上。我们刚才听到了尊敬的耶路撒冷市长哈提卜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提供情况的发言。我的代表团已经有机会指出过，联合国关于这事的一切决议如何被以色列所藐视。整个市区被系统地破坏了，房屋被炸毁了，该城的约旦部分被以色列公民强占了，有地位的约旦公民（事实上是大量约旦人口）被驱逐出境了——所有这些都证明这一事实，即以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正积极地从事于违法的并吞。

110. 从所有可以获得的报道来看，那个挑衅性的检阅，是被当作军事力量的一个巨大示威，它是这个政策的主要部分。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想到被占领的土地上的类似的恫吓性检阅的悲惨景象，知道应当如何估量这种向联合国和一切文明人类的挑战的意义。

111. 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政策是用军事力量和恐怖来代替联合国宪章。这是一种不合时代的途径，以色列将会由此得到教训，而使它的人民感到遗憾。

112. 匈牙利代表团确信，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是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这个决议，与联合国大会关于耶路撒冷的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的两个决议〔第二二五三（ES-V）号和第二二五四（ES-V）号〕是一致的，它反对领土扩张。以色列遵守这些决议并从耶路撒冷撤出以色列占领军，是谋求圆满解决耶路撒冷问题及中东和平问题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113. **主席：**匈牙利代表提到我，我想对此表示感谢。我只希望，我能够符合于这种宽宏的提法，而且我希望，我确信他也希望，我在将来工作中将做得更好些。

114. 现在请下一位发言人即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115.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自从公元一世纪罗马征服以来，历史似乎给希伯莱民族即我的民族留下了一种独特的命运：压迫、剥夺权利和牺牲。先知耶利米说：

“……以色列的孩子将来临，他们与犹太的孩子一起……”

“所有找到他们的人，吞吃他们；所有他们的敌人都说，我们没有罪……。”⁵

116. 经过被罗马帝国的击败和奴役，经过对外来征服者的反抗，经过多少世纪的民族流散以及土地被一系列侵略者的占领，经过十字军的屠杀，经过审判异教徒的火刑、有组织的屠杀、致命的诽谤、大规模的破坏，我们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重新获得我们的民族自由，并且在我们的土地上重新建立了我们的统治权。然而，耶利米的预言并不是过去的事；有些人仍试图吞吃我们，然后说，“我们没有罪”。在欧洲的某些地区，对犹太人来说，黑暗时代并没有过去。在阿拉伯国家，大马士革的致命的诽谤的风气依然存在。就是这种风气塑造和指导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政策。就是这种风气决定了阿拉伯在联合国中的态度。今天，他们选定耶路撒冷作为他们致命的诽谤的对象——而耶路撒冷是象罗马和麦加那样被神圣化和被尊敬的。

117. 有一句古老的希伯莱谚语：“十份美事来到世界；耶路撒冷得到九份，世界其他地区得到一份。十份苦难来到世界；耶路撒冷得到九份，世界其他地区得到一份。”

118. 然而，无论在幸福和美好中或者在苦难中，耶路撒冷一直是以色列的永恒的首都。

119. 当耶路撒冷在公元七〇年被罗马的军团征服时，它已经做了以色列首都一千年以上。以色列的人民虽被击败，却拒绝投降，而且在一三二年起反抗罗马侵略者。耶路撒冷被解放了，民族领袖巴尔-考奇巴在首都建立了他的政府。他铸造了刻有“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自由第一年”的钱币。他坚持了三年，直到罗马步兵队的武力再一次征服了犹太人。

⁵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第4和7节。

120. 此后是罗马和拜占廷统治的一个漫长时期。六一四年，犹太人帮助波斯驱逐拜占廷，而且在短期内犹太人又统治耶路撒冷。然后，在六三八年，耶路撒冷被来自阿拉比亚的阿拉伯人所夺取。从那时起一直到一〇七七年，耶路撒冷均在阿拉伯人统治下，但阿拉伯侵略者从来没有把它作为政府所在地，甚至没有把它作为省区政府的所在地。他们从大马士革、从巴格达、从拉姆勒统治这个地方。一〇七七年，塞尔柱突厥人征服耶路撒冷的土地和城市。除了该城的部分地区有十九年受残酷的约旦统治外，它没有再归阿拉伯统治。

121. 一〇九九年，十字军从突厥人手中夺得耶路撒冷。他们屠杀了全部犹太和穆斯林人口。除了萨拉丁时代的短时期外，他们维持他们的权力，直到一二四四年，才输给鞑靼人。鞑靼人以后是马木路克人，后者又于一五一六年被奥托曼土耳其人所征服。

122. 和阿拉伯人一样，马木路克人和土耳其人都不从耶路撒冷进行统治。在马木路克人统治下，省政府的所在地是加沙；在土耳其人统治下，是阿克。一九一七年，土耳其人被协约国部队从以色列土地和耶路撒冷赶出，该协约国部队包括有在以色列的旗帜下作战的一个犹太人兵团。

123. 耶路撒冷一直是犹太传说的一部分。它并没有由于阿拉伯人的征服而有阿拉伯性质，正如在土耳其人占领时期它并无土耳其性质，又如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它并无英国性质。阿拉伯历史记载着阿拉伯人征服了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历史浸透着下列种种：对保卫耶路撒冷的回忆，为保持它的犹太性质而作的绝望的努力，寺院的毁坏，以及犹太历十一月九日犹太人所一直纪念的饥饿和悲痛。

124. 耶路撒冷的名字是希伯来文，意为和平的城市。人们不能把耶路撒冷与希伯来人的历史分隔开来，也不能把它与殉道和赎身分隔开来。然而，我们以深切的敬意承认耶路撒冷是具有全世界的利益的。耶路撒冷被三大宗教所尊敬，这三大宗教都分享该城的光荣。人民就是城市，而犹太人从未离开过耶路撒冷。即在最血腥的屠杀以后，他们仍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里——犹太教的中心，以医治该城的创伤和重建它的废墟。

125. 耶路撒冷对它的人民的热爱和忠诚作出了报偿。它总是忠于它的人民。它曾成为一个民族，仅仅是一个民族的首都——犹太人的首都。

126. 自从有耶路撒冷的人口统计以来，犹太人显然在好几代构成了该城的大多数人口。一八四四年，在耶路撒冷总人口一万五千五百一十人中，有犹太人七千一百二十，穆斯林五千，基督教徒三千三百九十。一八七六年，有犹太人一万二千，穆斯林七千五百六十和基督教徒五千四百七十。一八九六年，犹太人人人口增至二万八千一百一十二人，当时穆斯林有八千五百六十，基督教徒有八千七百四十八。到一九〇五年，在该城总人口六万人中，犹太人人数达到四万人；而穆斯林则减至七千人。一九一〇年，有犹太人四万七千四百，穆斯林九千八百，基督教徒一万六千四百。到一九三一年，耶路撒冷的犹太居民共五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还有穆斯林一万九千八百九十四和基督教徒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五。一九四八年，耶路撒冷是一座有十万犹太人、四万穆斯林和二万五千基督教徒的城市。在去年六月战争的前夕，耶路撒冷住有犹太人二十万，穆斯林五万四千九百零三，基督教徒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六。今天，耶路撒冷又是一座自由和统一的生气勃勃的城市，是二十万以上犹太人、大约六万阿拉伯人和六千其他民族的大家庭。

127. 什么法律条文、什么公理信条、什么道德原则可以剥夺耶路撒冷公民——不论犹太人 or 阿拉伯人——对他们本城（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美丽和灵感的享受权利呢？为什么对三千年来一直把耶路撒冷奉为他们最主要的快乐的人们，应当把他们的快乐全部剥夺呢？为什么要对耶路撒冷的犹太和阿拉伯居民剥夺他们本城的统一的传统呢？一件蔑视联合国的军事征服，即那个十九年的占领，它从来没有得到包括阿拉伯国家自己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承认。难道这个征服和占领就给约旦以反对耶路撒冷恢复完整和光辉的权利吗？难道耶路撒冷除二十万以上犹太人以外，还有五万四千穆斯林和一万二千基督教徒，就必须把该城肢解为两部分吗？

128. 圣经上所罗门王对两个有争议的妇女的判决，经过多少世纪对我们还是言犹在耳。一位真正的母亲能够同意让她的婴儿被切成两块吗？一个民族能

够同意把它的永恒的首都分裂开来吗？世界上许多城市有大量的民族的或宗教的少数人口。这些少数人口曾否提出过，他们的城市应当人为地被分裂，并且应当为他们分别建立一套公用事业？

129. 耶路撒冷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只是在约旦占领的短暂的恶梦时期，它的一部分受到宰割，并且从该城和它的人民那里被夺走。世界默不作声地看着这种罪恶，这种罪行给耶路撒冷带来了死亡和毁坏，恐怖和亵渎——现在约旦怎么又能跑出来，并且要求予以批准？历史、公理和宗教信仰将永远不会饶恕东耶路撒冷的十九年的黑暗、亵渎和破坏。

130. 在安全理事会的前几次会议中，我曾经充分地描述了约旦的摧残文化的统治。犹太区的废墟，橄榄山上被挖起的墓碑，斯考普斯山上的慈善机构的残酷悲剧，一九四八年、一九六七年以及其间的年份里数以百计的伤亡人口——所有这些我们是不会忘掉的。约旦方面由仇恨和嗜血而产生的种种歪曲也不能歪曲今天的现实。整个世界知道，如果战争的结局换个样子，约旦人会准备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带来什么。他们给约旦军队的命令，例如给第二十七旅预备营的命令，说要杀戮占领区的所有犹太人，这是有公开记载可查的事情。

131. 教科书教导阿拉伯孩子说，仇恨和杀害犹太人是一种美德；学校里的宣传画、报纸上的漫画，教人如何去干这种事；无线电里广播着毛骨悚然的叫喊：“杀！杀！杀！屠杀！屠杀犹太人！”——所有这些将不但被我的同胞，而且被整个人类所永远铭记。

132. 你们现在不要让约旦人回过来，并且用他们准备加给我们的血淋淋的大屠杀的词句来讲以色列的行为。事实摆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可看到。让别人来作证吧。

133. 在圣芳济会的出版物圣地一九六八年一月号中，我们读到：

“我们必须对取得耶路撒冷提出我们的意见。……有人说，对无辜人民的屠杀是圣地安全的代价，这是不真实的。在巴黎，当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放时，也有民众被杀——妇女、

儿童、不幸的平民——但没有人敢说，流血曾经挽救了那里的圣母院或圣心院。……每次战争都有它的惨剧，它的受害者——而且在战争的双方都有这种情况……。”

134. 希布伦市长穆罕默德·阿里·贾巴里酋长，约旦的一位前教育部长，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宣称：

“我用真主的名义起誓，以色列士兵并没有伤害我们任何居民。……在战争开始以前，我们以为我们人民与以色列军队会互相屠杀。但是，六月八日，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发现胜利的军队是一支象西方军队一样的组织良好和纪律严明的队伍时，你能想象我们是如何愉快。”

135. 停火以后不久的情况，已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报告中加以描述。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塔尔曼先生的见闻，根据远在去年八月对该地区的视察，其中包括下列种种：

“……秘书长的私人代表因该城街道上的繁忙活动而感到惊异。……

“兵士很少，武器更少。……旧城区的人群以游客为主。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混杂在一起。……

“大部分旅馆已经复业。在清晨前和白天里，能听到伊斯兰教宣礼员的呼声，也能听到教堂的钟声。

“旧城区的阿拉伯人员已被吸收进入以色列市政府的相应的部门里。……

“据报告，自从以色列到东耶路撒冷可以自由通行的时候起，那里的零售商特别活跃，在第一个月，每天销售额为二百万以色列镑，现在每天的稳定销售额为一百万以色列镑。……据报告，服务行业已大大增加了它们的活动。工厂，在一个最初的脱节时期以后，据说已全部恢复正常，正在经历着一个适应新的市场情况的过程。……

“秘书长的私人代表被告知，政策将是：对在以色列企业中工作的阿拉伯人给以与以色列同等人员相同的工资。至于阿拉伯人的企业，则将按

照企业的经济支付能力来决定工资。工资将逐步提高，使阿拉伯人的经济不致瓦解，并使它适应于以色列的一般情况。……

“现在，犹太人的经济企业中雇用了来自东耶路撒冷的二千多名工人，其中包括大约四百名市政工作人员……。”⁶

136. 我想再指出，曾经邀请鲁希·哈提卜先生及其议会的成员参加耶路撒冷市议会。哈提卜先生拒绝了，其理由将会在我的讲话过程中明显起来。

137. 从那时以后，情况已经改善。公用事业在正常地工作着。在全部东耶路撒冷，学校功课顺利地进行着。在所有私立学校和穆斯林机构的学校里，课程表没有变更。在市立学校里，则采用以色列的阿拉伯学校里通用的课程表，它包括阿拉伯历史和伊斯兰教的科目。儿童们不再象在约旦统治下那样，被仇恨邻人的思想所毒害。所有穆斯林机构，例如舍里厄法庭、沃克夫基金管理会、红色新月会、慈善机构和医院都进行着他们的活动，不受阻碍，并且除了一个人以外，在同过去一样的领导下工作。当然，这也适用于基督教机构。

138. 这是刊登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巴西日报上的巴西主教何塞·贡萨尔维斯·达·科斯塔阁下描写的耶路撒冷的情况：

“我在耶路撒冷旧城区的街上走了好多小时，并留心观察商人们和小贩们的面容；我走进酒吧间和商店里。他们都显得充满着活气，很满意于他们正在做着兴隆的生意。在耶路撒冷、杰里科和伯利恒的阿拉伯人方面我没有感到他们有什么不放心或憎恨的迹象。

“以色列政府立即把耶路撒冷的市政机关放到联合举办的基础之上。没有疑问，战前那种滑稽可笑的情况必须不再发生。那时在那里，一条划分两个国家的街道穿越这个城市；而武装到牙齿的兵士站在屋顶上互相憎恨地对峙着。曼德尔

鲍姆门，那时对朝圣的基督教徒是一个严重的障碍，现在这道门已经没有什么遗迹了。”

139. 最能反映这个城市的气氛的是，各种基督教团体以及包括从阿拉伯国家来的成千上万的外国旅游者，新近庆祝了复活节。穆斯林团体则按照它自己的传统，庆祝开斋节和牺牲节。

140.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圣地拉丁守望者报写道：

“感谢上帝，朝拜基督教圣所的人数日有增加。朝拜者象一年前一样地进行朝拜。他们仅仅偶尔得到通知（但这不是用武力禁止的）说，不要到约旦河边去，因为那一带有些枪击的危险。

“在基督教教堂里，一切仪式（我说的是宗教仪式）都在照常进行。足以说明的是，在最近的复活节前周和复活节的庆祝活动期内，一切都那么有条有理地进行。

“正如我曾经有机会说到的前些时候的情况，在那六天战争里，我们的圣地和教堂实际上没有一处受到损害或毁坏。由于战争就在教堂或修道院附近进行，有一、二处略有损坏。一个受到相当损坏的地方是我们在锡安山上的修道院。

“我以上所说的是大家都能核实的事实。当然，战争总还是战争；但，一般说来，我们必须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圣地都保全住了，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几乎在各种情况下都没有受到损害，即使是小的损害也没有。我想大家自己都能看到我们的教堂是什么情况。我再一次要说‘感谢上帝！’基督教徒和朝拜圣地的人已能在我们的教堂里继续做他们的礼拜。实际上，自从去年六月以来，这个宗教仪式就没有间断过。”

141. 这里有关于圣墓教堂的一种坏话。说是在战争发生后不久，该教堂里的一顶镶宝石的王冠被人盗走了。但是说坏话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回避了下列事实，即那顶王冠已从盗贼手里追回，并已在有许多人参加的隆重的典礼上归还到教堂。我相信可兰经上说的：“说假话的人不会有好结果。”这不仅适用于对上述盗窃事件的故意歪曲。

⁶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文件S/8146，第19-21、29、67、92和93段。

142. 在第一四一七次会议上，我把希腊正教大主教、亚美尼亚大主教、新教神学家们以及其他等人的证词提交到安全理事会，他们都证实耶路撒冷的情况是安谧的，圣地的情况是好的，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

143. 美国基督教的著名神学家们署名的关于联合的耶路撒冷的一份宣言，刊登在七月十二日的《纽约时报》上，其中特别提到：

“在过去二十年里，这个大卫的城市经历了人为的分裂，结果使一切犹太人和以色列的阿拉伯穆斯林不能进入他们的圣地，而且也严重地限制了以色列的基督教徒进入基督教的圣所。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不公正的事，没有引起全世界宗教界领袖们的严重抗议。

“我们认为那种想把已经重新联合起来的耶路撒冷再次破坏的建议，是不对的。联合，这是圣城本来的情况，现在再次保证全世界的宗教徒有到圣所祈祷的自由，而圣所仍然是他们信仰的精神中心。”

这份宣言是由代表美国全部教会系统的神学家们签名的。

144. 雅法的穆斯林法官，图菲克·阿斯利亚酋长，综述了他对联合起来的耶路撒冷的印象如下：

“今天，我们和我们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兄弟们在圣洁的阿克萨清真寺里祈祷。能在我们多年来怀念的地方祈祷，这对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祈求全能的真主，愿他把和平赐给我们这个地方。”

他继续说：“我们相信，这些圣地仍然被严密地保卫着，象过去一样。从这里，我们祝福所有的穆斯林兄弟们，并请他们安心，因为他们可以知道圣地是在可以信任的人手里。让全世界每一个穆斯林都知道，自从以色列国家建立以来我们就享有的宗教自由，并将永远保持下去。”

145. 这些是非犹太的领袖们的重要证词。这些证词使人对耶路撒冷的真实情况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146. 然而，我要再强调一下以色列的政策，正如阿巴·埃班先生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所精确叙述的：

“我虽然说过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历史上具有特殊的、独特的地位，但我们深深地知道全世界的利益是集中在这个城市的。比如：同样地保护所有的圣地和祈祷处所；保证进入到那些处所的自由；让耶路撒冷的居民天天和睦相处；拆除旧的军事壁垒；保护古迹；竭诚希望这个城市的和谐美观代替原先的污秽混乱——所有这些变化使耶路撒冷从过去二十年的恶梦中醒来，并向着与它传统的名声相称的前途发展。我再次声明，以色列的意愿是：除采取措施保护圣地使其不受冒犯、亵渎外，为使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精神上得到安定，要为他们的合法的新住宅区进行工作。以色列，与这个城市的从前的政府不同，不想对其他宗教的圣地实行排他性的和单方面的控制；所以，正如我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给你的信[S/8052]中所说的，我们愿意同传统上有关方面作出安排，保证基督教圣地和穆斯林圣地的世界性，从而使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古城在和平、统一和精神高尚中繁荣起来。”[S/8565]

147. 什么是约旦政府的基本的不满之点呢？第一，它显然反对以色列在不仅保证全城居民的生活福利而且保证其安全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例如，关于鲁希·哈提卜先生的事件。哈提卜先生是约旦政府任命为东耶路撒冷市长职位的人，而不是选举出来的市长。他原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筹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臭名昭著的艾哈迈德·舒凯里，这人在去年五月宣称，阿拉伯人袭击以色列之后，犹太人将不留一个。哈提卜先生至今仍是那个组织的全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约旦政府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拒绝了以色列的和平要求并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袭击，特别是对西耶路撒冷的袭击。哈提卜先生作为约旦政府的一个代理人，在确定停火之后，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和挑动公众的不安。他与约旦政府保持接触，并作为一个居间人，传递来自安曼的训令和指示，移转和分配那用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经费。当他发觉他已失去公众的支持时，他更加对当地居民进行非法的压迫

和恫吓。我们了解，约旦政府对于这种活动的已被终止和哈提卜先生的已被命令走出停火线，是感到不快的。

148. 对过去进行着类似活动的另外三个人，我们被迫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人们如果回想起东耶路撒冷在约旦统治时期的情况：示威运动有多少次，暴动闹事如何受到武装镇压，好几百人的拘捕，好几十人的放逐——把过去与现在对比一下，就能理解以色列所采取的措施是多么克制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要求耶路撒冷的犹太和阿拉伯居民容忍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这些人的目的是想搞侵略与战争而不从事于谅解与和平。

149. 此外，关于城市的发展，贫民窟的迁移，废墟的清理，新的城市建设，约旦方面都有它的辩解。这个方面涉及到三个专门计划。第一个是犹太区的面积从其西界扩展到“西墙”的计划。这个区是约旦人于一九四八年袭击耶路撒冷期以及以后破坏的，并包括与“西墙”相邻接的马格拉比区的房屋，约旦当局听任这里变成贫民窟。

150. 一九六〇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这个地区。该组织总干事的该年年度报告强调指出，听任这地区成为这样一种情况是危险的。报告中特别提到：

“这个城市需要大规模地进行未来的改进工作以防止旧城区某些部分的贫民窟继续扩大，这是不容诡辩的。”

151. 一九六三年，勃朗国际工程处向约旦当局提出了一个报告，着重说明城市发展的需要。

152. 例如，该报告的第五条建议为：“建筑成套的壳体结构的公用房屋以便旧城区破旧房屋的清除和重建。”第六条建议为：“循着与原先相似的外形重建破坏地区。”第二条建议为：“拆除旧城区院子里的临时房屋。对原住在这些临时房屋内的居民，应首先按照房屋重建计划，于公用房屋之内供应其生活住房。”受此计划影响的全部居民——我强调“全部”——已由以色列当局供给另外住房。

153. 第二个区域是一个综合体，面积约三千三

百四十五杜努姆——约合八百英亩，在斯科普斯山上的哈达萨医疗中心和希伯来大学区及其附近，并由此向西穿过旷地。这里，除了重建斯科普斯山上的慈善机关以及建筑杜鲁门和平促进中心外，还计划在空地上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建造新屋。这个区域的扩展是根据英国工程师肯达尔先生于一九四六年（远在约旦占领之前）所作的一个总计划进行的。——在一九四六年间，肯达尔先生受了托管当局的聘任，计划了这个区划的扩展。此外，勃朗国际工程处又特别对这区的房屋扩建提出了建议。

154. 第三个城市扩建计划关系到东耶路撒冷北部的纳维亚科夫犹太村区域。这个村是一九四八年被约旦军队夷为平地的。

155. 我重申：该区大部分的土地是犹太人的产业和公共产业。没有任何相片地图、没有与案卷相背离的辩解能改变这个事实。所有私人债权人会得到赔偿。当然，土地的获得和对私人产业主赔偿的意向——关于这些事情是需要通告周知的。

156. 约旦政府对于它加于这个城市的破坏，显然还不满意。按照约旦方面的意见，破坏的、被亵渎过的、被污辱的东西，任何人不得触动，而必须永远属于安曼。圣经列王纪中说：“于是主说：你是否杀过人，并且还占有财物？”

157. 这是我们今天要向约旦质问的：你们烧杀破坏得还不够吗？你们还要占有财物吗？我们犹太会堂该仍然毁坏着并且被侮辱着吗？我们祖先的墓碑该继续用来作为阶石和铺路吗？斯科普斯山上的希伯来大学和哈达萨医院该仍然被搞得污秽不堪瘫痪着吗？这个城市该停止建设吗？贫民窟该仍然不加清除、园地上也不种植东西吗？所有这些，还不是只由于好战、流血和残杀的气氛至今还笼罩着这个地区？

158. 世界上有哪个地方会用什么法律名词，什么私人要求，来阻挠城市的重建和改善呢？为什么当我们对耶路撒冷所遭受的创伤努力进行医治的时候，竟会容许这样的阻挠呢？

159. 以色列的目的是继续与邻国和平共处。以色列将坚定地继续执行这个方针。我们确信，这个目

的能够达到。这肯定将给所有的中东国家带来重大利益。

160. 假使进行和解和协商要有所进展的话，现行的战争必须停止。假使中东国家准备进行和平解决纠纷的话，那么，用恐怖、威胁来进行的斗争以及在国际机构中的斗争，都必须停止。二十年来，我们在联合国大会、在安全理事会以及在联合国其他机构中，面对着种种激烈的争论。为了我们人民的利益，我们不要再继续这样搞下去了。人民的利益在于走和平协调的道路。

161. **主席：**现在请约旦代表发言。

162. **法拉先生(约旦)：**今天下午安全理事会会议是从程序问题的辩论开始的。当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非理事国的代表，我没有权利来讨论程序问题。但是，我现在发言来申述我的控诉，我当然有资格来说到一个问题，这在现阶段是一个实质问题。当我正式向安理会提出要求对耶路撒冷选出的市长鲁希·哈提卜先生发出邀请并听取发言时，我很清楚地说明，我是要求对耶路撒冷市长发出邀请。当然，随后的磋商将完全根据我的要求进行，除非这个要求经过了修改，而这个要求是不可分割的。我的代表团知道我的要求并没有修正或改变——我了解到联合王国没有修改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就我的不可分割的要求进行磋商外，主席无权去磋商别的任何事情。我确信，这就是磋商的主题。因为安全理事会的十四个理事国——在大会投票决定对耶路撒冷地位不得变更的九十九个会员国中的十四个会员国——当然会接受我的要求，因为这是与大会决议相一致的。主席先生，我说这个，是由于你的话我不很清楚，但到后来，我看到，我的要求已成为你们磋商的基础。

163. 说过这点之后，我现在转到我们今天下午从特科阿先生听到的许多歪曲之词。特科阿先生在发言里塞进不相干的议论，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事实上，前一会儿我以为我正坐在一个犹太会堂里，正在听特科阿先生的布道。当然，关于犹太会堂或基督教堂或清真寺的问题，我是可以带着旧约和新约，圣经和可兰经，用同样的语言来应付的。但我不认为在这个讲坛，在这个庄严的机构，我们是开会来听取布道的。

164. 这个会议不是来研究历史的，而是来确定权利的。不管特科阿先生怎样企图曲解，争论之点是清楚的。以色列人可以用武力来取得领土吗？以武力为标准还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标准？这就是安全理事会上的争论之点，也是唯一的争论之点。在安理会上约旦的一项控诉是根据大会第二二五三(ES-V)号和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提出的。这两个决议是以九十九票对零票通过的，只有两票弃权——即美国和以色列两票。现在，安全理事会是开会来研究对这两个决议的违反问题，并被请求对继续违反这两个决议的行为采取措施的问题。这是安理会上唯一的争论之点。我请求安理会不要容许，我希望你主席先生将不容许——我知道你对程序十分慎重——把任何不相干的东西塞进我们的讨论。

165. 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清楚而简单的问题。让我提醒你，主席先生，你们——我说的是“你们”安全理事会十五个理事国——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一致通过的決定说，安理会

“确认，为了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需要建立一个公正与持久的和平……这必须包括下列原则的应用：(i) 以色列的武装力量从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地方撤走”。

166. 安理会为什么作此决定？在那个决议的前言中安理会有如下的说明：

“强调不承认用战争取得领土，而必须为公正与持久的和平而努力……”——

“不承认用战争取得领土”。这就是提到安理会上问题，也正是我向安理会提出的问题。

167. 安理会听取了耶路撒冷选出的市长的发言。对于特科阿先生星期一的捏造，我将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当特科阿先生说哈提卜先生是一个被任命的人员，我向安理会担保，他说的不是事实。耶路撒冷市议会的全体成员是选举出来的。当然，按照我国的法律，政府选任其中一人为市长，然而他是 by 人民选举出来的。

168. 这种仇恨的言行，一再反复地发生，我们

听到过许多了。我知道在它的背后是什么。这并不是说给安理会听的。安理会有事实，有证据，有案卷。安理会有耶路撒冷市长今天下午提交的文件。我希望这些文件也将被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的一部分——至于用什么方式，那我不知道。这些文件将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并对安理会有所帮助。它们是可靠的。它们反驳了特科阿先生的非难和捏造。安理会将发现它们是有助益的。

169. 为什么我们老是听到这种仇恨的言行？这完全因为特科阿先生想借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把争论之点搅混，第二，利用这个讲坛在美国筹款。我已经说过争论之点是什么。不应该容许捏造之词来浪费安理会的时间。

170. 在侵略历史上，特科阿先生的这一手法并不是唯一的。在座的代表们对欧洲和纳粹主义仍然是记忆犹新的。那时的纳粹惯于从事和采用同样的方法，说那里一切都好、都平静，生活过得很愉快。在特科阿先生之前，纳粹也惯用联合的概念。当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时，他说了什么？他也说：“现在，我们的联合成功了。”这不是什么新东西。特科阿先生只是采取了相似的——也可以说是相同的——意识形态所用过的一种政策。我为什么说“相同的”呢？让我们来看事实吧。纳粹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二者不是都坚持种族概念吗？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他们二者不是都坚持种族优越的概念吗？“纳粹至上”，“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这第二个因素的那两种意识形态，不是相同的吗？第三，他们二者不是都在搞“生存空间”吗？犹太复国主义要把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用来收容流散在各地的犹太人。第四，他们不是都有一个第五纵队——许多压力集团和一个第五纵队吗？压力集团正在制造着奇迹。他们利用了人世间所有的种种手段，特别在选举年份，搞一些威胁联合国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的生存的事件。那些压力集团所搞的事，不是为了他们被假定作为其公民的某一个国家，而是为了某一个外国。要是因此而牺牲安全理事会，压力集团也是在所不惜的。

171. 我说这个话，是因为我想到了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的夭亡，是由于类似的侵略事件，埃塞俄比亚作了牺牲品。国联行政院的失败导致该行政院的终结。

172. 现在安全理事会面临着挑战。在它的面前只有一个唯一的争论之点。我要求理事们把他们的商量和讨论限制在这一争论之点。这里不应该是搞广告的场所，不应该是搞廉价宣传的地方。

173. **主席：**在今晚的名单上没有另外的发言人了。

174.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很抱歉来打扰你一下。耶路撒冷市长哈提卜先生在其值得注意的、并曾充分引起注意的发言中提到了某些文件。约旦代表说，那些文件应该引起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的注意。所以，按照惯例，我的代表团请你作好必要的安排，把这些文件归入到安理会会议的逐字记录的档案中。

175. **主席：**我已要求去看今天我们听到的发言中所涉及的文件的副本。这些文件篇幅很大，其中还包括一本书，我认为，随同逐字记录来分发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这是安理会的意愿，我将和秘书长商量怎样采取最方便和最快的方法来安排文件的分送。⁷

176. 还有那位代表要发表意见？

177. 由于没有其他代表发言，我认为，安理会没有反对意见，而且要我同秘书长进行商量，正如我所建议的那样。我将照此进行。

178. 我已与安理会的理事国代表们研究了关于我们下次的会议。对会议的日期和时间，理事国代表们发表的意见是，希望我们于五月六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时继续辩论。既然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

下午六时三十五分散会

⁷参阅文件 S/PV. 1421/Add. 1 和 2。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